肉蒲團/第五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四回

肉蒲團/第五回
作者：李漁　清

第六回

未央生自賽崑崙別後，搬在一個廟中作寓。這廟是送子張仙的行宮，裡面房間甚少，往常是不寓客的。只因未央生不惜重價，別處一兩一月，他情願出二兩，道士貪圖微利，所以租與他住也。為甚麼肯出重價？只因本廟的張仙極其靈驗，遠近婦人來求子者極多。未央生要在此處做個選場，所以謀在這邊作寓。自進寓之後，每日定有幾班婦女進來燒香。那燒香的婦女又與別處燒香的不同。十個之中定有一兩個將就看得。這是甚麼緣故？原來各處燒香的婦人大抵老中年的多，少年的少，所以沒一個看得上眼。此處燒香的婦人都是求嗣而來，老年的經水已絕，必無生理。中年的經水將絕，子興已闌。所以進來求嗣都是少年女子，不過有一二個老成的陪來。但凡女子十四歲至二十歲這五六年中間，無論好歹，面上都有點桃花色艷，隱隱動人。所以十個之中定有一兩個看得。

未央生每日早起，打扮得整整齊齊，在神座前走來走去。望見有婦人來就躲在張仙的背後，聽道士替她通誠，又看她拈香禮拜，把面龐態度看得無遺。然後攻其不備從裡面闖出來。那婦人見他姿容絕世，都吃一驚，疑是自己至誠把泥塑的張仙拜活了，下來送子與我。直待他走下階前搖擺一會，方才曉得是人。那靈魂已被活張仙勾去了。弄得那些女子心花意亂，眼角傳情，都戀戀不肯回去。也有故意扔下汗巾子為表記的。

自此以後未央生舉止分外輕佻，精心愈加放蕩，竟說世間標致女人該是我受用的。自起先入廟之時就釘下一本袖珍冊子，藏在夾袋之中，上面題四個字“廣收春色”凡是燒香

女子有幾分姿色就登記入冊。如婦人某人，年歲若干，良人某某，住居某處，都細細寫下名字。旁又用朱筆加圈，以定高下。特等三圈，上等二圈，中等一圈。每一名後面又做四六批語，形容她的好處。那未央生怎麼曉得許多婦人並丈夫姓名住處？只因婦人入廟燒香定有個香火道士立在旁邊替她通誠，就問她姓甚麼名甚麼，年紀多少，系那一位信士之妻，住在何坊何里。那婦人就不說，定有個家人使婢替她答應。未央生此時就記在腹中，待她去後，取出冊子登記上去。不上數日，把一方的女色收羅殆盡。雖然錄了許多婦女，都是一等中等的，要那三圈頭竟沒有一個。心上想到，我生平的志向原要娶世間第一位佳人，起先在家裡娶著的只說是第一位了。如今看起來與她一樣的盡多，可見還算不得第一位。我想天下的女色豈有有了榜眼探花而無狀元之理，必竟有第一位的在那邊我還不曾遇著。如今看來看去，這些婦女只好存在這邊做個備卷，若終久遇不著亦可拿來塞責。我且姑待幾日，看以後進來的何如。於是取法加嚴，不肯少恕。

一日，精神怠倦，正在房裡睡覺，忽見家童跑進來道：“相公，快起來看標致女子。”未央生連忙下床來，戴新巾，穿麗服，又要照照鏡子，未免耽擱了一會。及至走到外面，只見兩位少年女子，一個穿銀紅，一個穿藕色，陪伴來的是個半老佳人，都燒了香要出去了。未央生隔著許多路把那兩個少年女子一看，真是巫山神女，洛浦仙頤，比往常所見的大不相同，一時不覺風顛起來。見她要走還不曾出門，就如飛赴去跪在門檻外，不住的叩頭。把兩個家童與香火道士皆嚇得口呆，只怕婦人要發作。誰想未央生外面雖是瘋顛，心上卻有主意。料那三個婦人若是肯走這條路的，知道我見她標致愛她不過，所以跪拜她，料她必不發作。若還是正氣的發作起來，我只推是外面走來的人，要拜張仙求嗣，見有女眷在內，混雜不雅，所以不敢進去，跪在門外叩頭。她難道曉得我寓在廟中不成？把這個計較放在胸中，立於不敗之地，所以才敢如此。

果然那三個婦人不知就裡，只說他是求嗣的，都縮轉身去立在旁邊。直等他拜完，方才舉步。拜的時節，那兩個少年女子雖然一般顧眄，只是那種意思還在有意無意之間，不覺得十分出像。獨那個半老佳人，對著未央生十分做作，自己掩口不住的笑。臨行之際，還把未央生瞧了幾眼，方才出去。未央生痴足半晌不能出聲，將去一二里才問香火道士是哪家的女子。道士見他輕舉妄動，幾乎惹出事來，埋怨不了，那肯對他說。未央生要跟著轎子去追踪跡，他又知道去遠了，追趕不上，只得回到房中，悶悶的坐。心上想到，這等可恨的事，那些不中意的個個都曉得姓名住處，偏是這兩個極中意的一個也不知道下落。可惜一對絕世佳人當面錯過。就取出那本冊子，要添這兩個上去，竟無名字可寫，只得先記一筆在前，道：

某月某日遇國色二名，不知姓氏，姑就所衣之色隨意命名，彷彿年齒性情開列於左，以便物色。銀紅女子一名。年可十七八。察其情意，她於歸未決而欲竇未開者。批：此婦態如雲行，姿同玉立。朱唇綻處，嬌同解語之花。纖步移時，輕若能飛之燕。眉無憂而長蹙，信乎西子善顰。眼不倦而慵開，應是楊妃喜睡。更可愛者，贈人以心，而不贈人以物，將行無雜佩之遺。示我以意，而不示我以形，臨去少秋波之轉，殆女中之隱士而閨內之幽人。置之巍等，誰曰不宜？

藕色佳人一名。年可二十許。察其神氣，似適人雖久而原陰未流者。批：此婦風神綽約，意志翩躚。眉無待畫之痕。不煩京兆；面有難增之色，焉用何郎？肌肉介肥瘦之間，妙在瘦不可增，肥不可減；妝束居濃淡之際，妙在濃似乎淺，而淡似乎深。所可憐者，幽情鬱而未舒，似常開不開之菡萏；心事含而莫吐，怠未謝愁謝之芳菲。所貴與前，並壓群芳，同稱國色者也矣！

面試後再定元魁

批評已畢，心上又想到，那個半老佳人也不減少年風致。別的且不要說，只是那雙眼睛或如一件至寶了。她起先丟上許多眼色，我只因注意那兩個，不曾回她一眼。如今想來甚不過意，況且與標致婦人同行，不是妯娌定是親戚，也就要看標致的分上寬待她幾分了。她又肯幫情湊趣，引那兩個顧眄我，分明是個解人。我若尋得她，何愁那兩個不入鵠中？我今也把她寫在冊上，加一個好批評。一來報她牽卷之情，二來若尋著的時節就把這冊子送與她看，先把她奉承到了，不愁她不替我做事。就提起筆來，把國色二名的“二”字改作“三”字。因她穿服是玄衣，再添一名道：

玄色美人一名。年疑四九，姿同二八。觀其體態，似欲事書疏而情甚熾者。批：此婦幽情勃動，逸興湍飛。腰肢比少婦雖實，眉黛與新人競曲。腮紅不減桃花，肌瑩如同玉潤。最銷魂者，雙星不動而眼波自流，閃爍如同崖下電。寸步未移而身容忽轉，輕飄酷似嶺頭云。即與二美鼎足，奚多讓焉！

寫完，每一個名字上圈了三圈，依舊藏在夾袋中。

從這一日起，那張仙殿上去也得，不去也得。進來的婦人看也可，不看也可。只把這三個佳人時刻放在心上，終日帶了這個本子沿街去撞。再不見一毫踪影，心上想道，賽崑崙見識最高，路數又熟，為甚麼不去問他？只是一件，他原許我尋一個，這幾日不見，

想是去尋了。我若對他說，他只道我有中意的，倒把這擔子丟開了。況且沒名沒姓，教他哪裡去查？我且放在肚裡，再等幾日他或許尋一個來報我也不可知，別的東西怕多，標致婦人也不怕多了。

自此以後，每日起來不是出門問撞，就是在家死等。一日，在街上遇著賽崑崙，就扯住問道：“大哥，向日所許的事為何不見回音？莫非忘記了？”賽崑崙道：“時刻在心，怎麼會忘記。只是平常的多，絕色的少。近日才尋著，正要來報你，恰好撞著。”未央生聽了，滿臉堆下笑來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請到敝寓去講。兩人偕手而行，一同入寓。把家童打發出去了，兩個關了房門商量好事。不知是哪一家婦人造化，遇著這會幹的男子，又不知是哪一家丈夫晦氣，惹著這作孽的奸夫？看官不用猜疑，自有下回分解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